

# 难忘儿时粽子情

■苏童

今年端午将近，看到街上卖的各式粽子，不由得想起儿时的端午节。那时家里穷，端午节就是美食节、饱食节，故兴味浓厚，经久不忘。

每临端午节，父亲总是带我到村北头一处偏僻的池塘捞包粽子的苇叶。微风习习，蝉声阵阵，岸边的苇叶总是早已被人捞尽，一丛丛诱人的碧绿在手不可及的水中摇曳。此时，持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顶端绑有布兜的长杆屏息凝神去套、去拧，变着法儿地将苇叶拧入布兜，每一片硕大的叶子落入布兜都能引起我一阵激动的喊叫。

母亲早已在家用大盆泡好了糯米，等苇叶一到，三片、四片连在一起叠成个立体三角形，端部先放进两个小红枣，再填满糯米，苇叶折封扎口，再用细细的尼龙绳紧紧地捆住。此时，孩子们跟着也一阵乱裹，包出来的都是汤滴米撒，软软塌塌的，且多是

奇形怪状。大人们的思绪被淡淡的节日情愫包裹着，十分通融，十分随趣，于是包粽子变成了一场极好玩的开心游戏。

蒸粽子是一种漫长的期待，蒸锅上刚丝丝缕缕地冒气儿，就凑过去一任清香入鼻，及至蒸锅里腾腾的气势发作出来，便频频地看那马蹄表的大针儿是否走到了大人事先设定好的位置。及至盼得粽子熟，情切切、手慌慌地放在嘴边就吃，几个落肚后还浑然不知其味，真个儿是贪婪之至。其间，大人们总在身边不停地教诲：“慢着，别烫着！”“好了！别撑着了！”说着，看着，却绝少落箸。可怜天下父母心。粽子年年吃，却年年吃不够，正好留个念想，以盼来年。

粽子吃过，苇叶和尼龙绳在蒸锅里泡上一夜，第二天，母亲就用筷子细细地刮去黏米，用净水将苇叶一张张地洗过，捋整齐，数十片一卷挂在墙上留作来年待用。

几年过去，苇叶也失去了本真的味道，便新旧搭配着用，一直用到出现破裂才舍得换去。

参加工作后留在了城里，终日繁忙又常年不回老家，每到端午前夕，母亲总是打来电话：“端午可别忘了吃粽子！”于是，一股浓郁的清香伴着儿时吃粽子的精彩镜头回放，又会勾起我浓浓的粽子情结。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吃过的、见过的粽子种类繁多：肉粽子、火腿粽子，巧克力、豆沙馅的改良粽子……当然，如今吃粽子也不必苦苦地等待端午，也免去了全过程的家庭制作，从街头小摊到餐馆饭店，可立食，可坐点，但由于没了池塘边的采摘，没了包粽子的乐趣，没了贪婪的期盼，没了母亲那深深的注视和声声呼唤，那粽子也就没了儿时粽子的味道。

唉，真想你啊，儿时的粽子！



## 又到粽子飘香时

■梁彩仙

“江米粽子，又香又甜的江米粽子……”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县城的大街小巷不断传来卖粽子的吆喝声。那一声声悠长的吆喝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

那时候，因为家境不富裕，每年的端午节就成了我和两个妹妹热切盼望的日子，因为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吃上那裹着红枣的香软可口的粽子。记得每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都会特地起个大早，到七八里外的集市上，买好苇叶、糯米，还有大红枣。母亲赶集回来，早已等在村头的我们姐妹三个便一拥而上，争着替母亲拿东西。回到家，母亲便把苇叶先用水泡起来，接着将糯米和红枣反复淘洗干净，在水中浸泡一晚，等糯米浸泡得白涨涨的时候，便可以包了。

母亲是包粽子的行家，只见她麻利地把两片苇叶交叉叠放着，左一拧右一转，便形成一个圆锥形，然后用调羹把米和红枣灌进去，用筷子捣几下，再用一只手紧紧地捏压住苇叶，另一只手用细细的麻绳把粽子紧紧地包扎起来，一只只有棱有角的粽子就包成了。我和妹妹围在一边看着，纷纷学着母亲的样子包起来，但不是包得四处漏米，就是包得难看透顶。我们一边互相打趣着，一边仍是不甘心地包着。粽子包好后，母亲点燃了柴火锅。一向讨厌拉风箱的我们这时却争着拉起来，为的就是能第一个尝到那可口的粽子。笑着，闹着，在我们眼巴巴的等待中，热腾腾的粽子终于出锅了，我们顾不上母亲“小心烫手”的警告，一拥而上，一人抓起一只，剥开清香四溢的苇叶，蘸上红糖咬上一口，软滑可口，令人心醉……

如今，粽子已不是稀罕物，也不只在端午节才有，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卖的，各式各样，可谓是琳琅满目。不过，现在吃粽子却再也没有了小时候的期盼，也少了那时的味道。包粽子那热闹而温馨的情景只能在梦境里出现，在回忆里越发浓醇。

或许，我儿时对粽子的渴盼，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们是再也体会不到的。那是一段历史，一种情怀，更是一份思念，一缕乡情……

怀念童年的岁月，怀念围在母亲身边包粽子的时光。

## 五月初五

■尚纯江

你记得不记得农历的五月初五  
你记得不记得楚国的屈原大夫  
那年的五月初五啊  
一个伟岸的身躯  
毅然跳进了汨罗江  
身后，一个民族为之痛哭  
赶快上来吧  
我紧擂鼙鼓  
你龙舟竞渡  
以离骚的高亢  
以天问的惆怅  
把一颗颗糯米的粽子  
投入岁月古老的江湖

五月五，惊醒了一个五千年的民族  
屈原大夫啊  
岁月滔滔  
淘不尽你那傲然的风骨  
追寻你的，是一个不屈的民族  
魂兮归来兮  
不屈的精神  
不可以放逐

五月五，楚大夫  
望着你清瘦的背影  
望着你飘然的长衫  
把一只只粽子咀嚼在泪水里  
把一棵棵艾草悬挂在门楣上  
把一株株菖蒲  
化一杯雄黄酒  
让这伟大的时代  
为你带路  
一切妖魔鬼怪  
一概去除

## 红红火火端午节

■俞传美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两句诗出自王维笔下，道出诗人对家乡的思恋。

记忆中的端午节，是红红火火的，是温暖的。门前的端阳花开得红红火火，花蕊中蜂飞蝶舞，嘤嘤嗡嗡闹着。我们在农家小院里追逐游戏，在旷野里和阳光打闹。红的草莓、黄的金瓜、火红的石榴花、青黄掺杂的枇杷果，犹如风姿绰约的俏姑娘，又如贪玩戏耍的小顽童，藏在枝头，纷纷展露着自己的性情。

端午节透着馨香和亲切。我和母亲把带着露珠的艾叶用镰刀割下，插在门头，挂在窗口，去瘟辟邪，仅那沁心润肺的馨香就让人回味。母亲忙着包粽子，我也去帮忙，满脸都是糯米，爸爸点着我的脑瓜说，傻丫头，看你脸上像长了一颗颗小痣，真好看。妈妈笑得前仰后合，一家人欢天喜地包着粽子，包着关切与爱心，包着温馨与幸福。

端午节这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好多年以前的那些端午节，妈妈总是想尽办法为让我们吃

好而不停地劳碌，我们却从来没给她庆祝过生日，哪怕她提起一次，也不至于让我长大了之后忏悔不已。妈妈，我要用将来的所有端午节，来弥补对您的亏欠！

在故乡，你能看到许多像我一样乳名叫端阳的小姑娘，扎着两根羊角小辫，穿着碎花小袄，脸色白里透红，在田野上快乐地奔跑。我们采着满把的野花，眯着眼在山坡上和太阳一起奔跑，用手指轻弹草叶上的露珠。爱默生在《论自然》里写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够真正看到自然……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

记得村口有棵千年歪脖子古樟，瘦骨嶙峋像我的驼背爷爷。那年，我脸上长疮了，妈妈在端午节把我带到樟树爷爷脚下磕头，让他保佑我美丽如初，樟树爷爷点点头。几天后，我的脸神奇般地好了。

离开乡村，就离开了我的端午节，众多的日子一溜而过。

我有时会想端午是什么，许多的茫然写在脸上。人到中年，梦里魂里都纠缠着端午情怀。

喜欢端午，其实是怀念自己回不来的岁月，怜惜自己如今辗转不定的灵魂。

